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八百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知子

古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蓋天性之親氣類昭合故肇自髫齔至於成人或端厚不羣俊逸特異至性孝友清識超邁禀賦所及斯可見矣至有天性凶狠體質庸鄙雖加教勗罔或悛改以至先請其罪免於從坐斯又明

於藻鑒不稱其親者也施及同氣以迄宗黨觀厥所為察其所與終善終惡信而有徵咸附於篇用儆厥後

楚若敖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後子越為令尹遂處烝野將攻王烝野楚邑楚子與若敖

氏戰於皐滸（皐滸楚地）遂滅若敖氏

伍奢楚大夫平王囚伍奢將誅之費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當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而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免父而莫奔不孝也

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吴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

朱公居陶生少子及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黄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

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

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其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周景王時將鑄大錢又自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錢者金帛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古者有母平子子

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

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嘗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嘗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出教其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弟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

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子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

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趙趙奢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奢言兵事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輕易言之使趙不將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趙王以括代廉頗為將悉更約束易置

軍吏秦將白起絶其糧道四十餘日軍餓括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漢張敞為京兆尹弟武拜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强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漢法冠也故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獬廌獬廌一角今冠兩角以獬廌為名耳纚即今方目紗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武還

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丙吉為丞相子顯少為諸曹甞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後顯為太僕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帝以吉舊恩止免官奪邑

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

郵亭不修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財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後漢馬況字長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之三兄也並有才能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

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從其所請也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纔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折像廣漢雒人家富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人或諫之像曰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智者咸

服馬及卒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

魏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嘗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位至建威將軍

令狐邵族子愚字公治為白衣時嘗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

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郃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郃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兖州刺史果與王淩謀廢立家屬誅滅郃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踈屬得不坐

陳寔子羣為兒時寔嘗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後至司空

鍾毓會兄也司馬文王遣會征蜀毓密啟文王言會挾

術難保不可專任後會果謀反會所養兄子峻辿等下獄當伏誅故宥峻等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蜀龎德公從子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德操德操與語既而嘆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為軍師中郎將

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後至軍師將軍美聲洋溢有過其實

吳諸葛瑾子恪名盛當世文帝深器異之然瑾甞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慼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家也時大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恪季父亮聞之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最要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大帝即轉恪領兵

鍾離駰之弟牧樓船都尉緒之子駰上計吏少與同郡謝

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為遲訥駰嘗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牧後為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張儼後主天紀中為司直中郎將以姦情發聞伏誅初儼父為會稽山陰縣卒知儼不良上表云若用儼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儼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丞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儼奢淫無厭

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姦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晉王祥二子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位至太保

石崇字季倫苞之子少敏慧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果至衛尉財産豐積

王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後至汝南内史

索紾字巨秀少有逸羣之才父靖每曰紾宗廟之器非簡札之用州縣之任不足污吾兒也懐帝蒙塵以為驃騎大將軍左僕射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後為太子洗馬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

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後為段遼中軍將軍段

陳敏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後與毋及妻子皆伏誅

王戎有人倫鑒識族弟敦眉目踈朗性簡脫有鑒裁學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一云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輙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又戎從弟衍字夷甫武

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夷甫位至太尉

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從弟澄字平子衍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子嵩庾敳字處仲王敦字澄嘗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繇是顯名澄為元帝諮議叅軍為王敦所殺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

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後至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祖約元帝時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約異母兄光禄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謀

逆朝野嘆納有鑒裁焉

周顗字伯仁母李氏字絡秀生顗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荀崧字景猷羽林右監頵之子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齠

戲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為必興顧門後至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侯後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王羲之少敏悟及長辯贍以骨鯁稱深為從伯敦導所器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羲之位至右軍將軍會稽内史

謝玄封康樂縣公子瑍嗣瑍早卒靈運嗣瑍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

桓温諸弟中冲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

前秦王猛孫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他宗猛見而竒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後至安西司馬征虜將軍

宋劉鎮之毅之從父以毅貴歴顯位閒居京口未嘗應

召嘗謂毅曰汝破吾家毅甚憚之後至衛將軍荆州刺史被誅

王惠字令明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

謝弘微東郡陽夏人武昌太守思之子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名為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晦弘微並以文義賞會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

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嘗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簡阿遠謂瞻字宣遠也阿客靈運小字客兒曜恃才而操持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羊玄保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文帝好與玄保棊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

池搖颺極佳光景當得劇棊玄保嘗嫌其輕脱云此兒必亡我家戎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
帝美其言

顔延之瑯琊臨沂人為光禄大夫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

范曄少時兄晏嘗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户後至太子詹

事謀反誅死果如晏言

王蘊字彦深小字阿益大中大夫楷之子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嘗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為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楷弟景文甚不悅謂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戶後果斬於秣陵市

王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嘗笑曰此兒氣概高亮有太尉彦雲之風後至右光祿大夫還南豫州刺

史

南齊王僧虔伯父為太保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為長者僧虔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劉懷珍小字道玉平原人幼隨伯父奉伯為陳南頓二郡太守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知子第二

南齊垣崇祖年十四有幹畧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後至五兵尚書

張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緒位至太子詹事師

袁豢字偉才小字史公武陵太守覬之子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叅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顗從叔司徒粲外舅征西将軍蔡興宗竝器之

徐陶仁為給事中子文景在東宫多不法陶仁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正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

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劻喜曰汝後若束帶立

朝可與賓客言矣

顧憲之為給事黄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其祖覬之宋世甞為吏部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梁韋叡伯父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職視之如子時叡之内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

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後至護軍將軍

王茂祖深為北中郎司馬茂年數歲為深所異嘗謂親識曰此兒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户者必此兒也後為司空

謝朏祖宏微宋太常卿父莊齊光祿朏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曰真吾家千金也

何敬容特為從兄胥所親愛胥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

何點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宏治膚清衛玠字叔寶杜乂字宏治今覩此子復見衛杜在目位至太子詹事

劉虯謂子之遴必以文興吾宗謂諸子曰若比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緜是州里稱之之遴官至南郡太守

裴之高頗讀書少負意氣嘗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位至特進光禄大夫

劉孺叔父瑱為義興郡守擕以之官嘗置坐側謂賔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

蕭琛字彦瑜蘭陵人年數歳從伯恵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後至侍中特進

謝徵字玄度幼聰慧父景異之嘗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徵位終南蘭陵太

守

邱仲孚字公信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嘗稱為千里駒也後至豫章内史

邱遲字希範父靈鞠有才名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氣骨似我黄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遲位至司徒從事中郎

王規字威明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徐孝嗣謂之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嘗曰此兒吾家千里駒

也後至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伯父瑒步兵校尉為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兒當以明經致貴後至金紫光禄大夫

江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能屬文父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後至光禄大夫

王瞻字思範宋太保弘從孫也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常從師受業時有妓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

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 瞻父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後至侍中吏部尚書

陳周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叔父侍中護軍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後至右僕射

周確弘直之子美容儀愽涉經史世父弘正特所鍾愛解褐梁太學博士

陸瓊年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嘆曰此兒必

苟門基所謂一不為少位至吏部尚書
後魏中山王英子熈好學俊爽有文才聞著于世然輕
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子嘗欲廢之後果坐誅
崔道固太山太守輯之子道固賤出適毋兄攸之目連
等輕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户汝
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畧無兄弟之禮時宋孝
武為徐兖二州刺史得辟他州之民為從事輯乃資給
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孝武以為從事

房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曰此兒俶儻終當大其門戶後終濟南大守

李仲字思順燉煌公寶之少子少孤為長兄滎陽大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常方為門戶所寄後至僕射

宋弁為禮部尚書有二子維紀見元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清河王懌天下人士莫不怪忿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疎險而

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為不爾至是果然
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
李神儁少有膽畧以氣尚為名早從征役為其從兄崇
深所知賞後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爾朱兆榮之從子麄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
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後為柱國大
將軍
爾朱天光榮從子少武决善弓馬榮特親愛之每有軍

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孝明終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刺史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

高緒字叔宗明悟好學父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後為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叅軍為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之引自隨常令總攝數郡

李琰之字景珍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仲雅尤所嘆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嘗資給所須愛同已子後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袁躍字景騰尚書翻之弟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後為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

李訢北幽州刺史崇之子訢母賤為諸兒所輕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

生後為司空侍中

北齊房謨為驃騎大將軍謨前妻子子遠險薄甚嫌之不以為子例時以為謨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嘆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度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絶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

焉

高昂與兄乾數為刼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劔客家貲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逆父翼嘗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為州豪也後為司徒封京兆郡公

盧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邳大守初與從兄景裕俱學父叔同稱之曰白頭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此二子也白頭景裕小字也後勇為揚州刺史景裕為國子博

士

崔昂字懐遠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吾家千里駒也後為僕射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僕射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字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嘆云終恐同廣陵散矣楊愔字遵彦小名秦王侍中津之子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嘗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

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二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内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别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勵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别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曽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後終特進驃騎

大將軍

邢卲字子才年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後為尚書令加侍中

後周賀若敦東魏頴州長史統之子從其父歸太祖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黽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陳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畧者未見其人非

唯成我門户亦當為國名將後至中州刺史

尉遲迥父俟兠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俟兠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迥後為柱國大將軍迥弟綱後為大司空陜州總管

宇文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于後必為名將後從戰河橋及討

白額稽胡並有戰功終司命中大夫

李穆字顯慶為武衛大將軍雍州刺史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子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于此將復柰何穆以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

隋于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齔就學躭閱不倦其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後官至光禄大夫

房彦謙字孝冲早孤不識父為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彦詢雅有清鑒以彦謙天性頴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後至司州剌史

陸知命以平陳功拜儀同三司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張虔威字元敬性聰敏渉獵羣書其世父﨤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為大尉中兵叅軍

薛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游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後為左禦衛大將軍

李士謙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後畢志不仕

梁彥光後周荊州刺史顯之子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後至相州刺史

楊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知之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絶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素官至司徒

楊玄感素子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宇文述為大將軍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筞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親臨遺司宫魏氏謂

曰公危篤朕悼相煩動心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
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當驅
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以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户魏氏
反命隐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爾帝泫然曰述憶
我邪將親臨之宫人百僚諫乃止後智及江都弒逆
唐楊岳隋尚書令素之弟岳大業中為萬年令與素子
玄感不叶嘗密上表稱玄感心為逆亂及玄感被誅岳
在長安繫獄煬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為留守所殺

子宏禮等遂免從坐

王珪字叔玠幼孤性雅淡少嗜欲志量沉深能安于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叔父顗當時通儒有人倫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此兒後為禮部尚書兼魏王師

劉山伯河間景城人弟武周為人驍勇善騎射交通豪俠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詈辱之隋末作亂伏誅

蘇震京兆武功人也少以門蔭補千牛聰敏好學博涉

經史年未冠志學有老成人風伯項異之嘗謂所親曰吾家有子矣後為河南尹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任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並傭保爾門户所寄唯在於瓌後終通州都督

韋叔夏京兆萬年人隋太傅鄖國公孝寬之曾孫也叔夏幼而博涉經史尤精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

汝能如是可以繼丞相業矣後終國子祭酒封沛國郡公

崔液湜之子也液尤善五言湜嘆曰海子我家之神駒也（海子即液小名）後官至殿中侍御史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大僕卿駙馬都尉復生於戚里少秉清操其羣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高復衣澣濯之衣獨居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伯父華每嘆異之曰興吾門者

必此子也後拜吏部尚書平章事
李造遜兄也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講習不倦造知二弟賢為營丐成其志業兄弟同致休顯
漢李松小字大醜幼而聰敏其父有衷許之鑒嘗謂宗人李鏻曰大醜生處奇形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君誨激之後果至公輔
李周邢州人父矩嘗謂周曰邯鄲北接戰國用武之地時事未寧汝果勇抱義當以軍旅之事興我門族後周

以軍功歷黔巫徐安雍汴六州節度權開封尹卒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九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立祠

禮曰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孟夏禱祀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此乃古先哲王旌有功褒有德載在祀典領之祀官以垂勸乎天下也乃有自天生德崇四教以化人事君

盡忠以直諫而殞命或化流於千里或仁洽於一國以至家行敦篤鄉邑之所欽慕威名殫輝戎狄之所畏服繇是搆之祠宇薦以苾芬没者寄其悲哀生者伸其企戀至於刻貞石紀茂績咸用論次以示于後

伍子胥吳大夫也吳王夫差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乃自剄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馬皮為鴟夷鴟夷壺形）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孔子為魯司寇哀公十六年卒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祀孔子冢冢大一頃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絶

白起為秦将封武安君昭王賜起劒使自殺起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漢欒布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

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不治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嘗言得貳師以社（以祀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雨雪數月畜産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

胡建為渭城令治甚有聲為蓋主所告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于公（定國之父）為縣獄吏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

文翁為蜀郡太守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

召信臣九江人為南陽太守九江郡二千石歲時率官屬行禮奉祀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平帝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

段會宗為西域都護病死烏孫中城郭諸國發喪立祠

祭不絶

龔遂為水衡都尉卒歸葬平陽後延篤為平陽侯相到

官表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

朱邑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

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嘗謂烝嘗之祭

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邑起冢立祠嵗祭

至今不絶

後漢文齊為益州太守降集蠻夷甚得其和光武徵之

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陳衆為揚州牧歐陽歙從事時李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歙遣兵不能尅衆白歙請得喻降臨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任安廣漢緜竹人少事楊厚究極圖籍還家講授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立碑銘

許楊為汝南太守鄧晨都水掾復立鴻郤陂後以病卒

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象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侯霸為臨淮太尹後為大司徒薨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

祭肜為遼東太守及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祭奉

范冉(冉或作丹)陳留人卒謚貞節先生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岑彭為征南將軍征蜀為刺客所殺蜀人憐之為立廟

武陽歲祠焉

韋義為廣都長以允順喪去官廣都為生立廟

王堂為巴郡太守時西羌寇郡為民患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楊仲續為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

楊厚為侍中稱病歸犍為以黄老教人及卒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王喬為葉令卒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

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能為祟

張禽為越巂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及卒夷人愛之如喪父母詔書嘉美為立祠堂

宋登為汝陰令後為潁川太守病免卒汝陰人配社祠之

鄧訓為護羌校尉卒夷人羌胡家家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

何敞為汝南太守脩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

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鮦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二萬餘頃

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周嘉為零陵太守卒吏民為立祠

趙炳東陽人能為越方善禁呪也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在今婺州永康縣東

姜詩為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祠

高獲汝陽人光武引見欲用為吏出便辭去後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渙為洛陽令卒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烈內懷慈仁移恐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夙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毀諸方祀惟特詔密縣存故大傅卓茂廟雒陽留王渙祠焉

崔寔為尚書稱疾免歸建寧中卒于家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

任延為九真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稽留左轉
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
荀淑為當塗長歷朗陵使相及卒二縣皆為立祠
許荊為桂陽太守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
賈逵為豫州刺史及卒吏民追思之刻石立祠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産子及與
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
改百姓生為立祠奐卒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絶

延篤南陽犨人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卒于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

周黨隱居黽池及終邑人賢而祠之

韓韶頴川人爲嬴長卒於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

陳寔頴川人爲太丘長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觧印綬去及卒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立石碑

桓彬卒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茍祿絕高也辭隆從窊潔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馬稜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太常趙典舉有道不應年四十二卒于家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

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爾

魏倉慈為敦煌太守數年卒州為立祠

顏斐為京兆太守數年遷平原及卒京兆為立碑稱頌之

田豫為汝南太守後遷衛尉遜位歸居魏縣及卒汝南人就為立碑

蜀諸葛亮為相既卒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

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
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
越人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
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
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
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
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
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

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馬忠為庲降都督鎮南大將軍處事能斷威恩竝立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迄今猶在

張嶷初為越巂太守後為盪寇將軍與魏將戰臨陣隕身南土越巂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王商為蜀郡太守為嚴君平李弘立祠秦宓與商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内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

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逹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晋扶風王駿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鎮關中病薨西土聞其薨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

閻德東海人門徒甚多獨目唐彬有廊廟材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

唐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右將軍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坐事徵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

荀勗為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

羊祜鎮荊州及薨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處

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好為後世名嘗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江惇以高尚養志為時所重及卒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其德美

嵇紹為侍中死於湯陰難後東海王越路經滎陽過紹

墓哭之悲慟刋石立碑
楚王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誅莫不隕涙百姓為之立祠
丁紹為廣平太守時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羣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感紹恩生為立碑
杜軫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
祖逖為豫州刺史鎮西將軍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

梁百姓為之立祠

李雲為成都王頴所害門生故吏迎喪塟清河修墓立

碑四時祠祭

范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及卒有詔追謚號曰文貞先生

賀循立碑紀其德行

孔愉會稽人避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

為務信著隣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

宋劉勔為右將軍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

為立碑記
蕭承之為漢中太守既卒梁士民思之於峩公山立廟
祭祀
安陸王緬為雍州刺史既卒百姓於峴山立祠
南齊王儉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梁武帝受禪詔
為儉立碑梁蕭昱為晉陵守暴疾卒百姓號哭市井為
之喧沸又相率為立廟建碑
崔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

任之日士人思之為立祠

夏侯亶為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後為徐豫二州刺史州民請為亶立碑置祠詔許之

謝舉為晉陵太守罷郡吏民請立碑許之

何遠為武康令歷宣城太守新興內史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

官舍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
貞陽侯淵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
碑於州門内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淵明廣營厨帳多
召人物躬自率領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其州
人也
徐勉為侍中卒故佐吏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
狀請刊石紀德政奉詔許立碑於墓
陸襄為鄱陽内史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晛等四百

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中立碑詔許之

伏暅為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屬縣始新遂安海寧竝時生為立祠

藺欽為衛州刺史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

陳王勱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績詔許之

鄭萬頃為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

許焉

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留異擁據東陽安都討平之仍還本鎮其年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

後魏高允為懷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立祠于野王之南立碑紀德

陸騰為隆州總管討信州蠻蜑前後破平諸賊巴蜀悉

定詔令樹碑紀績焉

北齊李繪字敬文為高陽内史瀛州三郡人俱詣州立祠州請為繪立碑於郡街

元子華為齊州刺史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

長孫儉為荆州刺史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及卒荆州民儀同趙超等

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為立廟樹碑詔許之

隋李士謙初為魏廣平王府叅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家富於財每以賑施為務開皇八年終於家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叅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

裴肅為永平郡丞甚得民心歲餘卒吏獠思之為立廟於郭江之浦

樊叔略為相州刺史徵拜司農吏民相與立碑頌其德政

令狐熙為滄州刺史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立碑頌德

楊文思為魏州刺史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

侯莫陳頴為瀛州刺史坐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淚因相與立碑頌德

樊子盖為武威太守後卒於京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

嗟痛立碑頌德
房彦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及移鄭州司馬吏民號泣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高孝基為吏部侍郎大業中杜如晦預選孝基曰願保崇令德今欲甫就卑職應為須少祿俸爾遂補滏楊尉後如晦為尚書右僕射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記其德

唐李思摩為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未幾卒葬訖仍立碑於化州

賈敦頤永徽中為雒州刺史百姓為其樹碑于大市通衢弟敦實咸亨初轉雒州長史甚有惠政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於凡碑之側時人號為棠棣碑

高智周為費縣令政化大行吏人刊石以頌之

高叡為通義令以善政稱去官後吏人樹碑頌德

崔縱為藍田令寛明勤謹徳化大行縣人立碑

楚王靈龜為魏州刺史稱為良牧及喪歸百姓思其德
為立碑
韋景駿為肥鄉令及去任人吏立碑頌德
王晙景龍末為桂州都督數年州人為立碑以頌其政
宋璟為廣州都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李暠為鳳翔尹百姓立生祠
王方翼為肅州刺史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
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為立碑頌

楊瑒爲國子祭酒生徒爲瑒立頌於學門之外

狄仁傑爲魏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立碑頌德

崔隱甫開元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人吏刻石頌其美政

苗晉卿天寶中爲安康郡太守遷魏郡太守所到有惠化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呂諲爲荆州都督府長史兊澧朗荆忠峽五州節度觀

察等使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郡人立生祠諲沒後歲餘江陵將吏合錢十萬於府西與塏地大立祠宇四時祀禱之

李勉大歷中為廣州刺史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詔許之

張延賞大歷建中間連統四鎮所至稱治其去皆刻石紀績

嚴郢為河南尹有能政都人為立碑紀述

李融興元初為金州刺史兼防禦使州人懷之刻石紀政

孫成貞元初為信州刺史信州吏人上表請立碑陳其殊績優詔褒異而允其請

楊元卿為涇源節度使涇人請立德政碑從之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卒官太和中觀察裴誼奏與丹立碑祠

袁滋元和中為義成軍節度百姓立生祠禱祀之
田弘正穆宗初為魏博節度州縣官請與弘正立德政
碑從之
成汭為荆南節度使薨荆州趙凝奏請與汭於荆南剏
南建置廟貌哀帝從之
杜洪為鄂州節度薨梁王奏請與洪於本道置立祠廟
哀帝從之
劉德威為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

梁馮行襲為許州節度使開平二年本州官吏百姓詣四方舘進狀請與行襲立德政碑太祖允之

王重榮開平二年為河中節度使贈太師晉王仍立廟差右僕射張禕撰碑文委河中尹選擇穏便處立碑奏聞

馬殷為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潭州録事叅軍馬琳軍府官吏僧道等進狀稱殷自到所著功庸政績合具上聞伏乞許於本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

許之并令翰林學士封舜卿撰碑文

錢鏐為吳越王開平五年四月杭州將吏耆老列狀願為鏐建生祠以頌功德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為宣慰立祠堂使仍令翰林學士李琪製碑文以賜之

韓遜為靈州節度使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於其地太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以賜之

其廟至今在焉

晉安重榮為成德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副使朱崇節奏

鎮州軍府將吏僧道父老詣闕請立重榮德政碑高祖
敕安重榮功宣締搆寄重藩維善布詔條克除民瘼遂
致僚吏僧道詣闕上章求勒貞珉以揚異政旣覩勤功
宜示允俞其碑文仍令太子賔客任贊撰進
安元信為山北諸州團練使清泰元年領上黨加簡校
太尉累加食邑三千戸實封二百戸進封至武威郡公
三年二月以疾終於位時年七十四贈太師葬於太原
交城元信有子六人長曰友權官至武衛大將軍帝以

元信宿望命禮部定謚表迹業也仍賜建神道碑使禮部郎中呂咸休為其文
周劉表徵廣順初為新安令河南府上言縣民三百七十稱表徵公平之政請刊石頌美太祖從之
李暉廣順初為滄州節度使州民張鑒明等於黎陽山採石欲為暉立德政碑暉出於軍校前鎮河陽部人已刊碑頌及涖浮陽又聞其政不亦善乎
何福進廣順中為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民吏請為福進

建立德政碑

王晏為徐州節度使顯德元年九月官吏緇黄耆老以晏有善政及民乞立碑以紀之詔可之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文以賜焉

曹英為成德軍節度使英本貫鎮州詔真定縣宜改台輔鄉為衣錦鄉鴻儒坊為勲德里

李瓊為安州防禦使顯德四年十二月癸酉本州監軍馮守規上言州之官吏百姓乞與防禦使李瓊立德政

碑尋命中書舍人竇儼撰文以賜之
薛瓊廣順中為宿州團練使宿州民吏詣闕上言請為瓊立碑頌美太祖從之後為萊州團練使及卒萊州官吏僧道百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善政在人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世宗從之
張晏廣順初為共城令滑州刺史言縣民張祚等請留晏欲為晏立碑頌太祖從之

册府元龜卷八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史　堂

謄録監生臣王　錦

册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一

總録部

崇釋教

宋 王欽若等 撰

昔班固紀身毒之國楚英爲桑門之饌繇是金僊之教被於中夏其所述者六趣往返四生輪轉以極於俗諦二乘十地等妙二覺以究於聖果叙黑白之業以明乎報應研空有之理以顯乎真宗盖出世之玄談非常情

之能軌度也兩晉之後教典彌盛當時名士奉之甚衆精意厥修以徼福為念或著書演析以駕說為務乃至禀持戒律動静靡偷感致靈異考終厥命者亦比比有焉

後漢裴楷桓帝時言佛陁黄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慾去奢泰尚無為也

晉郗超侍中愔之子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髙超奉佛

超無子以從弟儉之子嗣名僧施字惠脁超官至臨海太守宣威將軍

何準字幼道充弟也高尚寡欲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惟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

周嵩為王敦從事中郎為敦所害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前秦徐義為苻堅右丞相堅敗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

雒陽令

宋范泰為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孟顗為會稽太守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蕭惠開為中庶子丁父憂居喪有孝性家素奉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岸南崗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

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闕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餘此國秩不復入家

周續之字道祖居豫章初以太學博士徵不起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沈道虔有高尚之節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動焉道虔年老菜

食嘗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
雷次宗有高節不交世務嘗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人
生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智力求但當於所稟
之中順而勿率爾吾少嬰羸疾念自鍾養為性好閒志
栖物表故年雖童稚已懷遠迹暨以弱冠遂託業廬山
逮事釋和尚不時師友淵源稟教於是洗氣神明玩心
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篤山林之好晤言之歡實
足通理輔性成天亹亹之業樂而忘憂不知朝日之宴

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彫索續以釁
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
衰損故遠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事久絕日月
不處急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
何實遠想尚平五嶽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
未至昏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栖誠
來生之津慧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月於良辰偷餘樂
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斯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

修性衛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南齊周顒字彦倫初事宋為輔國府參軍明帝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輙誦經中因縁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餘義頗見宗録惟此塗白黒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隠舍休沐則歸之

時何胤亦精言佛法既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䱉脯糖蠏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曰䱉之就脯驟為屈伸蠏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内闕慚渾沌之奇獷愨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胤兄點亦遁節清信顒與書勸令菜食曰文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能全菜耶脫灑離析之計

冄俎網罟之興載之簡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仍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涯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已為懐是以各静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何賒而終身朝脯資之以味彼就宼殘莫能自剖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𪾢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褫加復恣忍吞嚼至

乃野牧成羣閑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剥如土委地

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事豈一塗若去三世理誣則幸矣

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刑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

死斯為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

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夫人於血

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

帛方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任啓鸞刀寧復慈心

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

愧衆生之禀此形質以畜騰骨皆縣其積壅癡迷況流莫返報受纖質歷苦彌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文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脣末年遂絶血味

李安民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廳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廳事上八關齋戒俄而牛死葬廟側呼為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為祟

張融字思光為司徒右長史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

王奐為雍州刺史武帝謂王晏曰奐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自及之勿道吾意也

劉虬精信釋氏衣粗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州去人遠乃徙居之明帝建武末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乃卒年八十五

王績與從弟也為太子中庶子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

何幼璵殊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卒年八十餘

王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修容儀嘗弊衣於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詁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之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勲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樞機問

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后還俗以詩酒自樂人莫能名之

梁何胤少入鍾山定林寺聽内典其業皆通後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来趨胤伏而不動年八十六卒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

樂法才為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

謝舉為尚書令侍中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嘗與義僧遁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舉宅内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嘗所遊踐舉注淨名經嘗自講說
陸杲為金紫光禄大夫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法門傳三十卷
裴子野河東聞喜人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

麥食蔬終步兵校尉

孔雲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嶽陽王府諮議東陽州

別駕

江革為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

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

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强行勝修豈可作

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勅云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

乞受菩薩戒

何敬容為尚書令中大同初高祖幸同太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預聽勑許之何氏自晉司空充守司空尚書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世者因助財造搆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較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嘗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亦以此稱之

到溉為左民尚書家門雍睦兄弟相愛初與弟洽嘗共

居一齋洽卒便捨為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

高祖每月三置淨饌

蕭幾為尚書左丞末年專奉釋教

劉勰字彥和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

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録而序

之今定林藏經勰所定也後為步兵校尉通事舍人勰

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製文有

敕與慧鎮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

燔鬚髮以自誓勑許之乃於寺變服名慧地未期而卒

劉杳為尚書左丞奉釋氏經教嘗行慈忍

任孝恭為司文侍郎兼通事舍人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

陶弘景初為諸王侍讀奉朝請後棄官居句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請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守五大戒

劉慧斐初為安西成王法曹行叅軍明釋典工篆隸在

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倦遠近欽慕之

范文琰吳郡錢塘人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臨川王辟不就

劉訏平原人善立言尤精釋典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刺史張稷辟主簿不就

張孝秀為建安王别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

專精釋典

庚詵新野人性更曠愛林泉高祖以平西記室徵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内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月一百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来不可久住顔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劉歊隱居求志遨遊山澤㓜時嘗病㘸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心力勇猛能精心性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陳王固清虛寡慾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嘗聘于西魏因宴享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

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位至太常卿

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弘正持善立言無名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初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綿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

陸慶少好學遍通五經仕梁為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並不

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矣
姚察為尚書領著作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
受菩薩戒及在官禄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為禪師樹碑
文甚遒麗又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
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懷為詠詞文哀切並以此稱之
察初願讀一藏經便已究竟將終曽無痛惱但西向正
坐念云一切空寂卒後身體柔軟顔色如常
徐淩為太子太傅淩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

主在東宫令淩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

徐孝克淩弟也初為太學博士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早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文帝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高宗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髙其操行後為都官尚書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饑寒

後主勑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後主禎明中為散騎常侍陳亡入隋為國子祭酒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鄰里皆驚異之

馬樞扶風郿人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與馬學士

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天嘉元年以度支尚書徵不起

孫瑒為郢州刺史處巳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慧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傅縡為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篤信佛教從興皇

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緯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畧曰無此下論多誤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佛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竟獨勝方學數論更為讐敵讐敵既搆爭鬬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荅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内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壅玄風闡而無墜其

言曠其意遂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摶運蹇乘决羽豈能觖望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惟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别如是輾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獎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巵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

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瀰漫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其有文章蹤跡不可得深淵不可量即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覆有何嫉詐干犯諸師諸師所說是為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為故哀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獎護不聽護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

縱横於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邪且忿恚煩惱凡夫常性失理之徒率皆如此豈可以三修未愜六師懐恨而緼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𤾗人靣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説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内平等讐敵鬭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在鬭諍者所謂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即

習行於無諍者也遵寤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
之心呵毀之曲感於此矣吾顧息訟諍以通道讓勝以
忘德何必撥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
於誠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
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荅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
法師之所嘗未中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為凡有訓
勉莫不同心從容語默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
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生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

顧望之容脣吻縱横之士奮鋒頡厲羽翼明目張膽披堅執銳騁異家衒别解窺伺間隙較其長短與相酬對捔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摘疵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為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貴邪法師又言吾顧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

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踈矣欲讓之心將非
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誠實三論何事致乖但傾息
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
偏在一法何為獨褒無諍耶詎非矛楯無諍論言邪正
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
論優劣也是異論是非以偏著為失信無是無非消彼
得失以此論為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者
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

者乎斯則矜我為得棄他人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增鬬諍荅曰言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造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内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說現在之殃咎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嗢湯炭甘虀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詐而罔眥革音邪若弘道之人宣化

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固無所
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
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
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爾於彼於此何所厚
薄哉雖復終日按劒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
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别虚空耳何
意不許我論説而使我謙退此謂鶴鵬已翔於寥廓而
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之當弘斯道矣無諍

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求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為子釋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真矣荅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

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常守耶何得自信聰明癈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害穽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為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至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脫懸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麟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已身

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别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為踈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真爾亦可是聖人仰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胸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虚已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至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為非無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倶取而用

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漏惟對於明道戲論於糟粕哉必欲具考真偽覬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撿行藏之理始終考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更待後進以觀其妙矣

陸瑜為太子中舍人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通大旨

後魏刁雍為征南大將軍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

雍子遵為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

裴宣為員外散騎侍郎孝文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詣理帝稱善

高允為尚書散騎常侍雅言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趙柔少以才學知名為河内太守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園精舍圖偈六卷柔為之注解咸得理衷為當時儁僧所欽畏焉又立銘讚頌行於世

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曽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于懷緣膝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誦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嘗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畧

崔敬友光弟也除梁邵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

裴植字文遠少而好學覽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為

度支尚書侍中于忠等矯詔殺之植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塟于嵩之陰

奚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尚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

孫紹為左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記著粹典論雖不直每時有可存

胡國珍霧太后之父為中書監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

時事齊潔自强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孝明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寺發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執增甚因遂寢疾

馮亮南陽人性清靜隱居崧高帝嘗詔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讀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還山數年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勅給衣食及其從

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嵓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勅以馬轝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賵布二百疋以供凶事亮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磐石之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

灰燼處起佛塔藏經

崔暹宣武時為度支尚書兼僕射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為繕寫以幡花讚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度家令沙門明藏著物論而署已名傳諸江表

後周蘇綽為度支尚書深信佛理著物性論七經並行於世

隋辛彦之為潞州刺史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

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搆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李士謙趙郡平棘人也為員外郎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為外典無聞馬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俗答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所謂也佛道未東而賢

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燕書佐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像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人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柳䛒為煬帝東宮學士太子以其好内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並

唐蕭景貞觀中為秘書監尤好内典歴位清通而襟情雅素勵行蔬菲篤沙門之禁誡所得俸禄皆充檀施身終之日家無遺産

蕭瑀為金紫光禄大夫專心釋氏嘗修梵行每見沙門大德嘗與之論難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諧微旨太宗以

瑀好佛道嘗賫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像側為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後表乞出家太宗怒之出為商州刺史

崔元綜則天朝官至宰相綜篤信釋典好潔細行葷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

李昂寶應初為鳳翔尹以百姓所立昂生祠抗表乞改置佛寺度僧七人許之

王維為尚書右丞與弟縉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於

藍田南輞口置別業引輞水激流於草堂之下漲深潭於竹中浮輕舟遶溪洞彈琴朗詠嘗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室中惟有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維早躭禪門深虛心地長齋素食不衣文綵退朝之後嘗焚香獨坐禪誦為事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便絕塵累

王縉為工部侍郎平章事與元載杜鴻漸同居相位俱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因而啟奏由是奉之過當大歴初縉上言妻李氏疾患經今七年請捨道

政坊私第為寺度僧三七住持仍乞賜寺額為寳應帝許之

李重倩為淮西節度兵馬使抗表請捨所居延壽里宅為佛經坊許之仍賜名寳應一切經坊

楊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雅尚玄宗道釋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

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大歷末抗表乞以襄陽舊宅為寺許之

闕播為太子少師善言佛理尤精釋氏之學
路泌為渾瑊元帥判官隨瑊與吐蕃會盟而陷既在絶
域棲心於釋氏之教為贊普所重待以賔禮
劉總為幽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初奏請以私第為佛寺
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曰報恩就賜之又奏請為僧詔
授侍中天平軍節度總因乞出家朝廷以緇服就賜之
錫名大覺亦以鄆帥兼侍中印綬授之惟所趨向而
總竟從釋氏幽州上言總剃髪為僧不知在所竟卒於

易州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喪父刺血寫佛經

韋處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雅信釋氏因果之說晚節尤甚

張仲武為幽州節度故事每有新帥多創招提以邀福利仲武曰勞人求福何福之有因出已所俸擇吏之清潔者厚給其家使市紙於江南遠傭其善書者録其釋氏之典傳之於人因謂其賓客曰此非取福貴助其教

化耳

梁張策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為僧居雍之慈見精廬頗有高致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後為刑部侍郎平章事

晉王建立為青州節度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桑維翰為侍中天福末奏臣洛京章善坊捨宅為僧院乞賜名額勅以奉仙禪院為名

和凝為右僕射平章事天福末奏臣滑州捨宅為僧院便令親妹尼福因往彼住持乞頒名額兼賜紫衣勅以悟真禪院為名福因宜賜紫衣

晉馬胤孫罷相為太子賓客胤孫少慕韓愈之為文故不重佛及退居里巷追感唐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黄卷中見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録事相形於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為佛國記凡數十言或調之曰公生平

以博奕韓愈為髙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邪公佞

佛邪脩孫笑而荅曰佛佞予則多矣

李穀顯德中同平章事穀以本貫河南府雒陽縣清風

鄉髙陽里本居經黄巢亂離園廬蕩盡穀養於外祖亦

其舊墟穀於其地置蘭若命僧居之以申罔極之感

册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一